

小 說

紅 玉 蘭

王 芸 亭 著

小 說

紅 玉 蘭

王 芸 亭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960.8.福州

紅 玉 兰
王 芸 亭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01 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: T 10104·274 字数: 55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張: 2 11/16 印数: 1—5,200册 定价: 二 角

目 次

紅玉兰.....	(1)
一个参謀的日記.....	(13)
党性.....	(24)
張家兄弟.....	(30)
秋夜.....	(52)
竹林場.....	(60)
凤仙花.....	(67)
密林里的火光.....	(71)

紅 玉 蘭

分配新兵的时候，我就和班长有过爭論。今年的新兵，年紀很輕自不必說，更突出的特点，是文化水平都挺高。去年，我們班里因为沒有文化高的，搞牆报和文娛活动，老是落在別的班后边，所以班长說：这次怎么也要向連长建議，分配給我們二班一个有文化的新兵。他这話对我讲了，但并没向連首长說，結果沒有分到。怎么办呢？連部有个通信員，有文化，小伙子长得也漂亮，細高挑，白淨脸，能写会画，正好我們班还少一个人，班长就想打他的主意。我說：“班长，算了吧！咱們又不是剧团考演員，只要結实有劲，就是好兵；文化不文化，我看关系不大。牆报搞不好，打仗又不是凭牆报，有啥要紧！”他不同意，反駁我說：“班副，不能那么說，你怎么知道有文化的人就沒有劲，就不厚实呢？”

尽管这样，但我总觉得，从学堂里出来的人，不如庄稼地里出来的經得起磕打；既然班长执意要，我也不好多說。結果，班长的理想實現了，通信員来到了我們二班。

小通信員一来，班长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就对我說：“班副，人家都說你是班政委，我看，你就多帮助董志强同志吧！”真是，我越沒信心，班长越来找我。我說：“好吧！”

头一天下午，还挺不錯。虽然他小白脸又細又嫩，嘴上頂了一层細軟的茸毛，巴掌上沒有老茧，但人还很能干，几个钟

头，就布置好墙报，还教大家唱了支歌；看起来，人很干练，也很泼辣。班长问我：“怎么样，不错吧？”我没表示态度。我想，再过些日子，事实会来回答班长的。

晚饭后，全连同志都在操场上游戏，班长自报奋勇地向大家招呼道：“喂，请董志强领着唱支歌好吗？”“好哇！”同志们活跃起来了。但是，这时候，董志强却没在操场上。同志们都喊：“董志强！董志强！”喊了一会，也没人答腔。怪呀！董志强哪里去了呢？

我们营房前面的小村上，有个小百货商店和一个邮电服务所，我以为他是到那里去了，就去找他。

走过那片葱郁的香蕉林，刚要过小溪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副班长！”我四下里望望，不见人影，自以为是听错了，正要转身，只见溪边的一棵玉兰树上，哧溜哧溜下来一个人；原来正是董志强。

“副班长，这花真香啊！”他两手捧着军帽，军帽里装满了白色的玉兰花，一边向我跑来，一边高兴地嘿嘿笑个不休。

我生气了，心里暗暗埋怨道：“又不是大姑娘，玩什么玉兰花！”然而，对一个新战士发火，不但对他没有帮助，反而会起副作用，我便克制住自己，没讲什么。

回到班里，他在每个同志的床头都放了几朵花，同时，又特别选了一朵大的，放进自己的衣袋里。同志们回来一看，都夸奖他是个好卫生战士，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班里会出这么个文化人。

第二天，野营训练：全副武装，外加米袋子一条，行军路程二百里，要两天走到。

上午，好象很順利，董志强一路上有說有笑，連长經過我們班的時候，他還問：“連长，你們打仗的時候，也是這樣行軍的嗎？”再不就是說：“還是這樣有鍛煉，我們在学校里搞軍事野營，可沒行過軍呢！”還常領着我們一排的啦啦隊，要求二、三排唱歌。中午吃完飯休息，他又把衣袋里的玉蘭花掏出來，放到鼻子尖上不斷地聞着，對我說：“副班長，福建這地方真好，你看這花多香啊！”

說句實在話，不知為什麼，我一聽見他說這話，心里就不痛快。在我看來，人民戰士嘛，就應該賽鋼似鐵，那有什麼閒情兒，去鬧什麼花啊、月啊……我說：“小董，今天行軍吃得消嗎？”他說：“這有什麼了不起？我們去年大煉鋼鐵時，我還是个標兵呢！”我說：“那就好，要是累了，就說一聲。”他說：“放心吧，副班長！”我沒再說什麼，不過，心里却想：說起來當當響，干起活來可不一定怎麼樣。

果然，下半晌繼續行軍的時候，他開始掉隊了。先是從我們二班掉到三班，然後又從三班掉到四班……一直掉到全連的最後。我站下來等他，見他慢慢趕上來，便說：“小董，把槍給我。”他用手抹抹臉上的汗，笑笑：“不，副班長，我能行！”

真能行麼？他走一步，歪一歪，趁我不注意時，還咧一下嘴。但是儘管這樣，他那條半自動步槍仍然扛得十分平穩。

“讓我扛吧！”我見他實在不行了，把他的槍從他肩上拿過來，要他空着手走。“不，副班長，鋼是打出來的，人是煉出來的，你給我吧！”他的臉色，已經由紅變白、變黃了。我說：“你快走，不准再耍！”他說：“不，副班長，你這時候不讓我煉一煉，將來打起仗來，你也不能光替我背槍呀！”

嗨！我心里說：“你呀，真是又不行，又虛榮！”不管怎么說，他坚决不让我替他背枪。这可把我气坏了。一路上，我跟着他，掉队十来里，直到全連同志在宿营地吃过飯，晚点名时，我們才赶到。这时指导員正在队前講話。

“今天行軍的成績很好。第一、精神好，群众紀律好。第二，队列紀律也好……只有一点，二班新战士董志强掉队了，这是个缺点，希望一排同志好好帮助他！”

真是冷水压頂，一凉半截！去年，我們二班不仅是全团的标兵，而且还是全师的先进班，师长曾亲自領着我們到兄弟部队进行过战术操作的表演賽。今年，添了个小文化人，标兵班恐怕就当不上了！

我看了看董志强。他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枪靠右肩，腦袋耷拉着，活象个晚秋的向日葵。我知道他的情緒不高，点完名后，安慰了他几句，便拉他回到宿舍。

我們班有个叫黃达保的老战士，脾气和我差不多，直筒子心腸，心里有一不会說二，还好动肝火，所以大家都叫他黃大炮。我和小董一进门，他冲口就說：“怎么搞的，掉这么远！”接着又說：“今年咱們可別想上标兵台了！”我立刻瞪了他一眼：“你为什么这样說話？”他看了看董志强：“为什么，两万斤的大鐵定着，还能走得动！”說着，哼了一声就走了。

我滿以为董志强听了这話，会受不住，誰知他只皺了皺眉头，什么也沒說，便拉倒了。

晚上开班务会，根据連首长的指示，全班誰也沒有提起白天小董掉队的事，他自己也一言不发，嘴嚙得能拴住个驴，两道眉毛擰成了一道，头上不住地流着汗。

“可能是鬧情緒了，你個別同他談談！”会后班長告訴我說。

我馬上去找小董談話，鼓勵他不要灰心。談着談着，小董輕輕嘆了口氣說：“副班長，我恨我自己太無能了。過去我曾看見我父親的日記上這樣寫過：革命是很艱難的，但對於共產黨員來說，任何艱難都將化為前進道路上的灰燼。副班長，我相信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……”說到這里，排副喊我第二班值勤，就沒有繼續談下去。

但是，第二天行軍時，董志強不僅仍然掉隊，而且还超過了頭一天的路程，一掉就掉了二十里。

回來的路上，掉得更凶。不過，連里幾次三番要他把裝備給別人背，他始終不肯。

全連進行野營總結時，我們二班是全連倒數第一名。同志們情緒很低落，特別是黃大炮，又向董志強放了一炮。

那天晚上，黃大炮不知怎麼從鋪頭上摸出一朵干枯的玉蘭花，說：“唉，這玩藝兒聞着倒香，就是沒有用處！”說完就扔在地上了。不巧，被董志強看到了。小董睡在我的上層鋪上，這一夜，我老是聽見他翻過來復過去，好象沒有睡着。我想：他可能是哭了。但仔細听听，並沒有哭聲。早晨起來，他就象準備好了似地對我說：“副班長，我絕不是玉蘭花，請相信，我是個革命戰士！”他那對黑白分明的眼睛里，流露着固執、堅毅的神情。

這事過去，緊張的訓練任務來了。支委擴大會議上，各班班長都同意提前三個月完成全年訓練任務，並且爭取優秀成績。但是，我和我們班長沒敢表示態度。

指導員很了解我們的心情，便解釋道：“同志，慢慢來嘛。你們別看董志強現在不行，我估計，他將來一定是個優秀戰士，”說到这里，指導員特別看了我一眼，才又往下說：

“他是革命烈士的兒子，父親死於抗日戰爭時期，臨死時，曾有遺囑：“如果革命還沒完全成功，就把兒子送到革命部隊。”這次，是他母親根據丈夫的遺囑，送兒子來保衛祖國，解放台灣的……。”

說句實在話，董志強主要是身體弱，力氣小，在緊張的軍事訓練中，除去需要力氣的課目以外，他都是好樣兒的。經過他的努力，我們班終於成了全連文化娛樂活動的先進班，評比表上坐了“火箭”。同時，我們發現，他的臉開始變紅了，胸部的肌肉也漸漸突起來了。而且腿好象也粗了，甚至於連他的肚子，似乎也變得大起來。

有天早操集合時，黃大炮向董志強開了句玩笑：“小董同志，你吃什麼好的啦，肚子也長肥了。”

董志強笑了笑：“還不是和你一樣！”

最初，我們以為他真的是胖了，肚子確實有點大。可是，過了半月，他的肚子竟大得象個孕婦，所不同的，孕婦前面高，而他，則是四面高。仔細研究起來，他倒很象個兩頭細中間粗的枣核兒；同時，他不和我們一塊洗澡，晚上睡覺，也是鑽到蚊帳里以後，才脫衣服。有的同志說，他可能是得了血吸蟲病。我想，這很可能；因為近來每當我們快步行軍和演習時，他總是笨手笨腳的。於是，我向領導上報告了這個情況。

當天中午，我們剛吃過午飯，衛生員便領着團衛生連的軍醫來了，要檢查董志強的病情。

这一下董志强慌了，忙說：“我沒病，不要检查！我沒病，不要检查！”

說了半天，董志强怎么也不让检查。指導員說：“算啦，等一会儿，二班副和卫生員負責把他送到卫生連去！”

这时候，黃大炮从井边洗澡回来，見到这种情景，又来話了：

“小董，你是不是女扮男装的花木兰呀！”大家立刻哄笑起来。

卫生員对我說：“二班副，走，小董有病不看，咱俩拖也得把他拖去！”

于是，我們俩拿起小董的东西，拽着他就要走。这一下，他真急了，突然間，从腰里拖出一条砂袋子来：“你們看，哪里有病？”我們这才知道，他腰里纏着砂袋，是偷着鍛炼体力呢！

就这样，小董不是晚上去举杠鈴，就是背大石头，两个月后，我們連里进行劳卫制測驗，他竟然达到了二級标准，連黃大炮也佩服得直吐舌头。

第一阶段訓練結束，紧接着就举行战术技术合练評比演习。我們排是主攻排，而我們班又是爆破班，經過携带炸药越野竞走的选拔，小董、黃大炮和我，被編为第三爆破組。

那天晚上半夜左右，我們睡得正香，突然传来短促而紧急的哨音。同志們知道，这是紧急集合了，便急忙起来，在左臂上系上紅袖章，作为战斗識別記号，跑到了集合場。

这时，天黑得厉害，远处不断传来沉悶的雷声，很快又从西北方向响起了嗚嗚的風声。看来，暴雨馬上就要来了。

指導員傳達了情況以後，部隊就向椰林山出發。

七十里崎嶇山路，要在五個小時內趕到，我們不得不快速前進。董志強身上拿掉了砂袋子，現在象只野山羊一樣，毫不費力地上上下下。山雨越下越大，森林颯颯地響，天黑看不清路。我對黃大炮和董志強說：“天這麼黑，可得小心點，不要摔下去！”

黃大炮說“咱兩條腿又沒有毛病，怎麼就會掉下去！”他說話從來都是這樣，我倒不覺得奇怪。可是，董志強也開腔了：“有什麼了不起，天塌了頂起來，地陷了補起來，你放心吧，副班長！”

“這小鬼！”我心里說，“剛長齊翅膀，會飛了，就說起大話來了！”

●我們走到勒馬崖，行進速度慢了下來。原來，這勒馬崖兩里多長窄小的山路，又陡又高，一直向上，難走得很。

不久，前邊傳下話來：“一班發生病號，炸藥包扛不了，哪個班幫助背一下？”我們小組走在全班的最前邊，而董志強又在我們小組的最前邊，話傳到他那里，就再沒往下傳。

●“董志強！”我喊了一聲。

董志強沒有回答。黃大炮說：“前邊去了！”

這怎麼能行！他身上至少有七十斤重的東西，再加上一包炸藥，怎能拿得動？

我剛說我要去看看，黃大炮說：“你在後边走，我到前邊去給他保鏢。”我想，也好，黃大炮是我們連里有名的大力士，就答應他去了。

大約爬了一半路左右，前邊忽然有人驚叫了一聲；緊接着，

就听到有人喊：“董志强！”“董志强！”

真糟糕！小董摔到山沟里去了。

指导员急得要命，他命令我说：“二班副，你和卫生员留下，下去找小董，不准打手灯，部队继续前进。”

这意外的事情，真叫人伤脑筋。我不由得埋怨起黄大炮来：“你这保镖怎么保的！把人都保到山下边去了！”黄大炮委屈地说：“我要扛，他不让，一脚蹬滑了，我没抓住他！”声音里，还带点哭腔。

部队向前走了，我和卫生员放下东西，准备下去找小董。但本连的队伍还没过完，就听山下有人叫：“黄大炮，我在这儿！”“副班长，我在这儿！”

我高兴极了，赶忙向下喊：“你在那儿？”

董志强在山下答：“就在这儿！”

“等一等，我们下去接你！”

“不用接。天太黑，你喊我，我好跟着声音找你们！”

我又叫喊起来：“小董！”“小董！”不知喊了多久，全连的队伍早已走得无影无踪时，从山下向我们上来的路上，又传来小董孩子气的、愉快的喊声：“副班长！”

他上来了。我忙问他：“摔伤了没有？”

他说：“没有，当个‘空降兵’还挺好呢！”

卫生员说：“我摸摸，有了伤不许说假的！”

这时，一个亮亮的闪电，划破了天空。借着电光，我看见，小董大背着半自动步枪，两大包炸药，一前一后搭在肩上。他说：“走吧！”

看他那样子，不象有什么伤痛，我说：“好！”于是，我

們往前追趕部隊。不管我和衛生員怎樣要替小董背點東西，他都絲毫不肯。

我們趕上部隊的時候，已經到了椰林山下。一場攻堅戰就要開始了。

“戰鬥”開始階段，倒還發展得很順利。但是，攻到山半腰，“敵人”設在小溪對面陡壁上的一個暗堡，嚴密地封鎖了去路；三挺重機槍，從三個碉堡眼里，瘋狂地向我們掃射。

我們小組衝在最前面，沒等首長命令，董志強抱起炸藥，就說：“你們掩護！”一轉眼，他就迅速向碉堡撲去，消失在黑暗里。

這時候，雲彩裂開縫，不少星星露出了臉兒。向前望去，隱約可見的陡壁上，有三條火舌向我們掃射，但卻看不見小董在那里。

我們一排的三挺輕機槍封鎖了敵人的地堡。好一会儿，仍不見炸藥爆炸。黃大炮說：“怕不是小董上不去吧？”他要求去看看。連長還沒有決定，對面那陡壁上，一聲巨響，炸藥爆炸了。我們沖上去，搭上特制的軟體雲梯，占領了小高地。

我發現小董沒上來，連喊了兩聲“董志強”，沒人答應。因為主陣地尚未“攻下”，不敢停留，我們繼續向上“攻擊”。黎明時分，摧毀了“敵人”的三道封鎖綫，終於“占領”了椰林山主陣地，圓滿地完成了“戰鬥”任務。

小董哪里去了呢？難道他被炸藥炸着了嗎？被槍打着了嗎？我們納悶起來。連長命令我們班，帶着衛生員，迅速尋找小董的下落。

在剛才炸暗堡的那個陡壁下，我們找到了小董。不過，他

躺在地上，臉孔煞白，胸口的衣服，已被血水浸濕。我喊了幾聲“小董”，沒有應聲，看來他是昏迷過去了。衛生員趕忙把他的上衣撕開，一下，從他的衬衣口袋裏滾出來一朵玉蘭花；那花本來已經枯萎了，但現在又被鮮血染得紅光燦燦的了。我自己也有些奇怪，不知為什麼我對玉蘭花也發生了深厚的感情，我細心地用手帕把它包好，又細心地把它放在胸前的口袋裏。這時，衛生員已經給他包紮好，並且進行了急救。過了一會，小董才睜開了眼睛：

“副班長，炸藥炸了嗎？”

黃大炮沒等我張嘴，就指着陡壁半腰上那個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地堡，高興地說：“炸啦，全都炸飛啦！”

小董吃力地笑了。

黃大炮扭着小董的傷口，不禁沖口說道：

“唉！練兵哪兒不能練，干嗎找這樣的鬼地方，造成無謂的傷亡！”

小董有氣無力地望着黃大炮說：“我……我是在路上摔的。”

“啊，摔傷的？”黃大炮又炸了：“方才問你摔傷沒有，你还裝模作樣，唉！你呀！”

小董又吃力地笑了：“那次連長講，戰鬥起來，要有輕傷不下火線，重傷不哭不叫的堅持精神。咱們演習就象打仗一樣，我想試試自己能堅持多久，沒想到，爬到那里，放上炸藥，朝下一滾，就不行了……”

“唉唉，你這小鬼，別羅嗦，我算佩服你啦！”黃大炮把小董背起來，“快走吧，連長等着我們哩！”

在回連的路上，我又拿出那朵閃着紅光的玉兰花。走着走着，回想起指導員和班長說过的話，又回想起小董這些天來的表現，心里不禁說道：“他，他原來是這樣的一個戰士啊！”

一个参谋的日记

由于工作上的关系，福建前线某司令部作战处的杨参谋，把他五年前的一本日记借给我看了。这是个墨绿色的硬纸皮小本子，表面虽略有磨损，但里面却仍完好，字迹亦很清晰。我一页一页地翻着。翻到中间，突然被一段日记强烈地吸引住了。我便细细地读了起来。这段日记是这样写的：

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，值班通讯员就送来了午饭，我刚要吃饭，忽然，报话器传来了联合观察所和雷达站的报告：

“台湾方向发现 AT-6 敌机一架，直接向我方临近！”紧接着，报话器又传来了另一个报告：“澎湖方向发现 F-47 十四架，直接向我方临近！”

“咦，奇怪呀！”我不禁诧异起来：“前边一架教练机，后边十四架战斗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……难道这架教练机是起义的？……”果然，不到七分钟，驻郊区某师报告：那架高级教练机已安全降落在吴厝南边的河滩上。追击的敌机，没敢接近我们的火力圈，就飞走了。

一听说敌机起义，我立刻高兴地把这情况报告了张军长。张军长似乎对这消息很感兴趣，他笑嘻嘻地笑了两声，叮嘱我说：

“好，好，杨参谋，以后再有情况，随时向我报告。”从他的笑声里，我觉察到他好象有别的考虑似的。

下午五点，敌人忽然又派了十架战斗机、六架侦察机来吴